



好看的学术

High Tide

News From a Warming World

[美] 马克·利纳斯 著 杨晋 译

Mark Lynas

聚焦

来自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的讯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克·利纳斯 (Mark Lynas)

聚 焦

——来自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的讯息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聚焦——来自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的讯息 / (美)利纳斯
著;杨晋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1
ISBN 978-7-5617-5755-0

I. 聚… II. ①利…②杨… III. 温室效应—研究
IV. X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5187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nder the title
HIGH TIDE: News from a Warming World

Copyright © Mark Lynas 200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6-015 号

聚 焦

——来自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的讯息

著 者 马克·利纳斯
译 者 杨 晋
责任编辑 储德天
文字编辑 申 浩
责任校对 杨 庆
装帧设计 储 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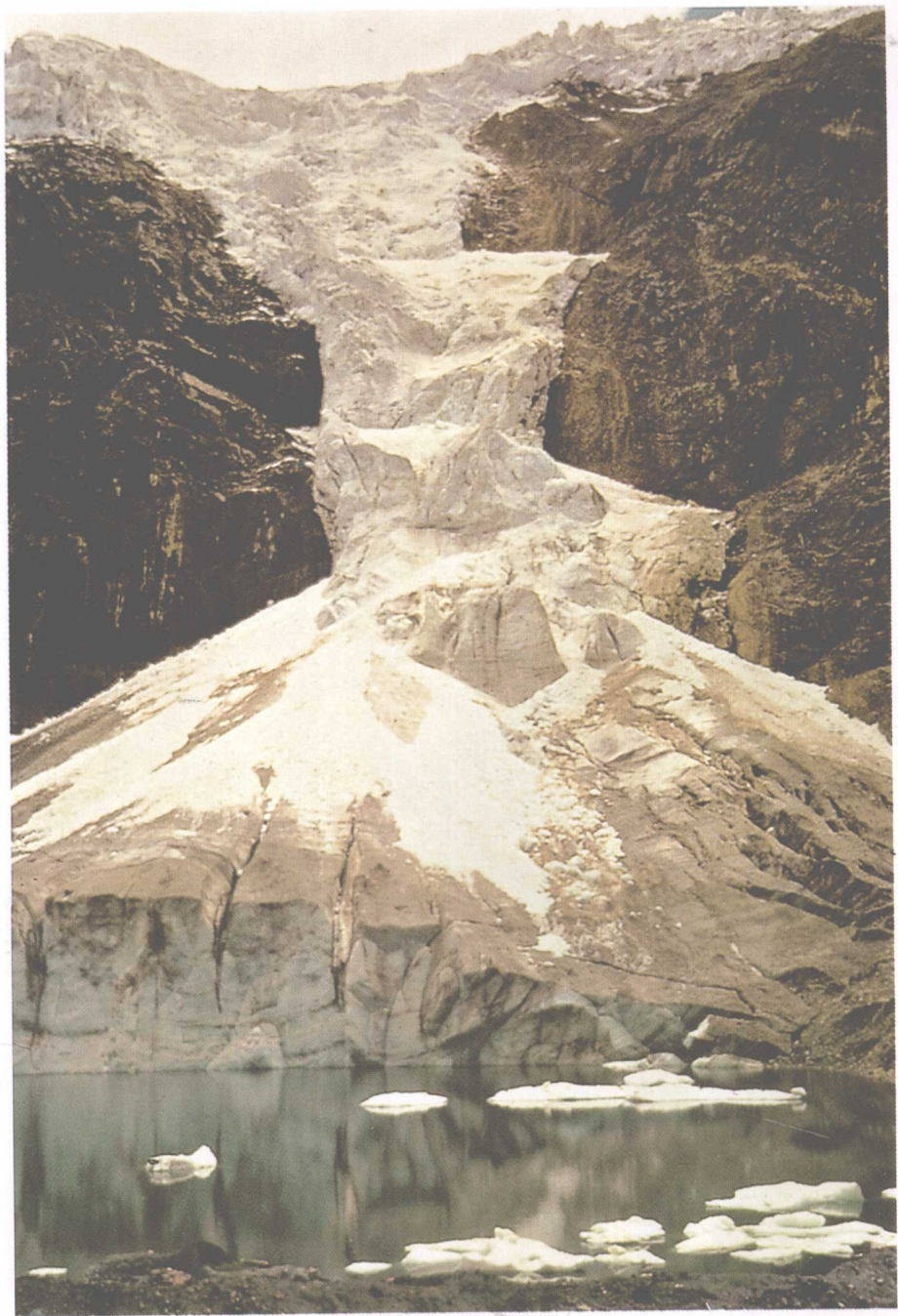
印 刷 者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8.5
字 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8 年1月第1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755-0/I·403
定 价 2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抛锚的公共汽车的大灯前，作者在草草地记着笔记，此时是深夜时分，地点是华里和华拉兹之间的公路上。



我父亲 1980 年拍摄的原始照片：秘鲁安第斯山系，白色山脉东部，杰卡班巴山谷谷顶扇形冰川。正是这张照片让我坚信要去追随他的足迹，正是它开启了我的世界之旅。

摄影：布莱恩·利纳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杰卡班巴山谷谷顶同样的地点,我父亲的冰川曾经存在的地方。同时请注意湖的上方天空轮廓线上的冰层正严重变薄。

摄影:提姆·海尔维格·拉尔森



永冻土融化对费尔班克斯附近一幢房屋造成损坏。这幢房子在四十年前造好时,地面是平的!



凯克托维克的墓地



奥斯河的河堤于 2000 年 11 月初决口,淹没了约克中心部分区域。



同样的洪水里,今天约克的金斯阿姆斯(King's Arms)酒吧不卖啤酒了。



妇女们带着食物走过富纳富提环礁中心区域的洪水，去参加附近一个社区中心的聚会。上升的海平面带来的潮汐涨水，在一些地方达一英尺深。



高潮位中泻湖水拍打过来的浪花击中了图瓦卢富纳富提环礁一个人家的后院。画面中间的小棚子是养鸡的，里面满是吓坏了的、浑身湿透了的鸡。



我们的警车在中国甘肃省武威市外卷入了沙尘暴中。



沙尘暴的前锋朝内蒙古的杨盘公村席卷而来。拍完这张照片二十秒后我就被沙尘包围了,几乎无法呼吸。



萨尔肯冰川,最为重要的冰冻水库,通过利马克河给利马供水。照片前方的石脊正是南美洲大陆的冰岭。



沿着山谷往下看萨尔肯冰川曾经的地方。如沙漠一般的土丘是冰碛,表明相对不久前冰川从那里撤退。大约就是这个地方我发生了高原反应——后果极为严重。

致 谢

虽然本书大部分信息是以普通人的叙述和我自己的经验为主,其严谨性和真实性最终是建立在数以百计的气候学家、气象学家、大气物理学家和其他学科专家工作的基础上的。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在一个科学被权钱利益扭曲的时代,大气科学却保持着“蓝天”的品质——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理解这个词——并且正因如此而愈加难能可贵,读者可以看到我特地引用的仅是一部分专家的名字(没有他们富于创见的工作,我的分析研究绝无可能完成),但更多的人为现在取得的气候变化共识付出了辛勤劳动,却无人认可。

本书稿的早期草稿经历了一个非正式的学术性“同辈评审”过程,这让我受益匪浅,但话说回来,一旦出现事实或者解释方面的错误,我本人自当责无旁贷。我尤其要感谢约翰·休顿爵士(Sir John Houghton)的点评,他是英国最负声望的气候科学家之一以及《全球变暖:完全解密》的作者。我同时也要向纳坚德拉·帕秋里(Rajendra Pachauri)博士表达深深的谢意,他担任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或 IPCC)的主席,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向我转达了全面而且非常有价值的反馈。

同时,相关领域的专家们审阅了一些章节,读者会在这些章节中与他们会面。同样的,我对他们也感激不尽。具体说来,他们是:提姆·奥兹邦(Tim Osborn)博士,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气候研究部的高级研究助理,第一章;



耿特·韦勒(Gunter Weller)教授,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北极圈合作研究所,第二章;帕特里克·纳恩(Patrick Nunn),南太平洋大学(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地理系主任及海洋地理科学教授,第三章;赵宗慈(音译)教授,中国气象局(北京),第四章;汤姆·那森(Tom Knutson),NOAA(即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译者注)地球物理流体力学实验室,第五章;斯蒂芬·哈里森(Stephan Harrison)博士,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第六章。同时作为牛津大学一员的我有幸能充分使用牛津大学的波德雷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而且非常感激那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拉德克立夫科学图书馆(Radcliff Science Library)的工作人员,谢谢他们对我研究的帮忙与协助。

本书同时还得到了非科学界人士(不过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是专家)的审阅。在我艰难地完成第一稿后,他们对书稿的改进提供了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向休·沃维克(Hugh Warwick)、安努拉达·维塔奇(Anuradha Vittachi)、凯瑟琳·安格尔(Katherine Ainger)、格雷格·穆第特(Greg Muttitt)、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奥利弗·赖特(Oliver Wright)和多蕾西·阿切逊(Dorothy Atcheson)致以深深的谢意。我的朋友乔治·蒙别特(George Monbiot)甚至不辞辛劳对书中的好几个部分审读了两遍,并且在此过程中对我提出了睿智、新颖而又坦率的意见,我要特别向他致意。另一个作家同仁保罗·金思诺斯(Paul Kingsnorth),在我写《聚焦》的同时,也在创作自己的大作《一个“不”和许多“是”》。他和我共同分享了一个充满起伏的过程,虽时有艰辛,却很有收获。所幸我们能一同在牛津一些最棒的酒吧里畅饮,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尤其其他对我的各章节的诸多版本不遗余力地审阅和评述,让我不能忘怀。

我还不应当忘记我的旅游伙伴们:凯伦·罗宾逊(Karen Robinson)、范妮·阿姆斯特朗(Fanny Armstrong)和提姆·海尔维

格·拉尔森(Tim Helweg-Larson),倘若不是他们的支持和陪伴,我的旅行将会更加束手束脚,也会少了许多乐趣。在一起经历了一些相当刺激的冒险后,我相信我们都会认定彼此是一辈子的朋友。

我还想感谢在过去充满挑战的3年里给予我帮助和鼓励的朋友们:爱玛·特里克(Emma Trickett)、莎拉·哈奇逊(Sarah Hutcheson)、昆汀·撒莫维尔(Quentin Sommerville)、卡罗琳·洛维斯科(Caroline Lowes)、艾尔·济斯霍姆(Al Chisholm)、露西·金斯博格(Lucy Ginsburg)、安德鲁·伍德(Andrew Wood)、卡斯帕·汉德森(Caspar Henderson)、斯蒂芬·斯塔福德(Stephan Stafford)、罗娜·多恩·克里那(Lorna-Dawn Creanor)、安加拉德·琼斯(Angharad Jones)、简·里奇(Jane Ritchi)、约翰和玛里恩·曼顿(John and Marion Manton)、海莲娜·恩肖(Helena Earnshaw)、杰克林·希狄(Jacklyn Sheedy)、维尔·罗斯(Will Ross)、艾加·摩根(Eka Morgan)、珍·林顿(Jen Linton)、奥布里·梅耶(Aubrey Meyer)、西蒙·瑞塔莱克(Simon Retallack)、塞布·奈杜(Seb Naidoo)、乔安娜·约翰(Joana John)、约翰·利维曼(John Liverman)、《只争朝夕》里的所有人、休和贝茨·霍华德(Hugh and Betsy Howard)(当然不会忘了莎拉和伊丽莎白)、安东尼亚·梅思扎洛斯(Antonia Meszaros)、斯图亚特·塔那(Stuart Tanner),特别还有安妮莎·查那尼亚(Anisha Charania)。

在我拜访过的许多地方,许多不同的人们给了我弥足珍贵的协助。在图瓦卢,我尤其要感谢奇利斐·奥布莱恩(Kilifi O'Brien)、马塔尤·特其尼(Mataio Tekinene)、潘尼·洛培帕(Paani Laupepa)和伊恩·福莱(Ian Fry)给我的帮助。欧佛·霍格古特博格邀请我去鹭岛(Heron Island)的海洋研究站,让我真切地认识了珊瑚礁白化的严重性;而在瓦努阿图(Vanuatu),纳尔逊·拉努阿(Nelson Rarua)特地花了两天时间陪我周游全岛,并且同我分享了好几碗风

味别致的卡瓦酒。可惜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完全描述我和他度过的难忘时光。

同时我也必须向阿拉斯加北极村(Arctic Village)的居民们表示歉意,在这本书里没法更多地提到他们为了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地(the 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不受石油开采破坏而进行的史诗般的斗争。我在那儿拜访期间,莎拉·詹姆斯(Sarah James)和她的哥哥基狄恩(Gideon)不仅为我提供参观的时间,也为我准备过夜的地方。在西什马拉夫(Shishmaref),帕斯特·凯西·佛兰珍博格(Pastor Kathy Franzenberg)同样为我提供了基本的食宿。罗伯特和珍内特·艾亚堂古柯(Robert and Jeanette Iyatunguk),还有雪莉和克立夫德·维尤安娜(Shirley and Clifford Weyiouanna)帮我进行采访,给了我中肯的建议,而且还提供了美味的酸面煎饼。在哈斯里亚(Huslia),塞莎·山姆(Cesa Sam)让我喜出望外,我要感谢她的哥哥让我俩取得联系。威尔逊和艾里娜·山姆(Wilson and Eleanor Sam)沉稳、自信、睿智,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凯克托维克(Kaktovik),诺娜·简·彭斯(Nora Jan Burns)和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pson)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而且让我们见到了一头北极熊,还有艾德·崔诺(Ed Traynor)让我们在沃尔多阿姆斯(Waldo Arms)得到了一个公道的价格和热情的招待。要不是莱利·默克立夫(Larry Merculieff)对我默默的支持,我在阿拉斯加所有的旅行将会收获无几,因为在我们相处的短暂时光里,他教给我的人生知识比任何时候的任何人都更多。

在中国,陆其(音译)教授是幕后英雄。正是他的人际关系和组织能力使我能够在内蒙古和甘肃通行无阻,而且遇上刘新民教授。董先生夫妇毫无抱怨地让我在他们家住了3天,同时享用丰盛的美食,并且除了一盒我在机场买的巧克力外,不让我给他们任何酬谢。最重要的是,要不是我的翻译刘泽星孜孜不倦的努力,我早就不知身

在何方了。任何去中国参观的人都能从他的帮助中受益。可以联系
www.chinatour-translator.com 或 richardliubeijing@hotmail.com。

在美国我有幸能在亲戚那里得到帮助和住宿之处。我的祖
姨金·阿切森(Jean Atcheson)和祖姨夫迪克·阿切森(Dick
Atcheson)在接到我的消息后短时间内就把我在普林斯顿交叉口
(Princeton Junction)和华盛顿特区的住宿之处安排好了,此外在
文字问题上也提了有用的专业意见。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即我的
堂兄妹尼克和凯蒂·阿切森(Nick and Katie Atcheson)同样招待
了我食宿,并带我体验了纽约市中心酒吧喝酒的乐趣。

最后,在秘鲁,阿尔西迪斯·艾姆斯(Alcides Ames)提供了宝
贵的物资支持,并且提供了自己在冰川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他位
于华拉兹(Huaraz)的“米卡萨(Mi Casa)”旅馆值得我向任何旅行
者大力推荐。同样在秘鲁,本杰明·莫拉雷斯·阿瑙(Benjamin
Morales Arnao)(他也认识我的父亲)、马科斯·扎帕塔(Marcos
Zapata)、布莱恩·马克(Bryan Mark)、乔格·凯瑟(Georg Kaser)、
威廉·塔玛尤(William Tamayo)和伯纳德·卜亚德(Bernard
Pouyaud)不仅陪伴我,还告诉我他们的专业观点,这些对帮助我
了解秘鲁冰川变化的广度是极有裨益的。我还要向我的司机梅
肯·刚波斯·伍拉(Maycoln Campos Urrea)(附属于利马的西班牙
酒店 Hostal Espana)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一旦我身体不适时,他
能迅速地载我从高海拔地区下来,如有计划进入与我同样境地
的人,我愿推荐他为司机。

若非有以下两人相助,这本书可能永远无法完成从观念到现实
的困难转变:我的经纪人安东尼·哈伍德(Antony Harwood),是他
认准了我,而且在一个聚会上不遗余力地把我推出去;还有我的编
辑弗拉明哥(Flamingo)的菲利普·奎恩·琼斯(Philip Gwyn
Jones),他把我的构想从垃圾桶里挽救了回来,而且在我处于放弃
的边缘时,给我带来了惊喜,不仅给了我合同,还给了我预付报酬。

他们的支持没有止境,他们对本书的贡献无法衡量,我对他们的谢意难以言表。同样感谢在纽约皮卡多(Picardor)的编辑弗朗西斯·寇迪(Frances Coady),他帮我把本书带给了美国的读者,这让我尤其兴奋不已。

最后我要提到我的家人。我的父母维尔和布莱·利纳斯(Val and Bry Lynas)对我及这个项目的信念坚定不移,我实在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他们的爱和支持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我,他们进步的生态观点是我的环境主义观产生的基础。同样,我的哥哥理查德(Richard)和两个姐姐珍妮(Jenny)及苏珊(Suzanne)对我的帮助也是如此之多,无法一一提及;珍妮和她的丈夫斯蒂夫(Steve)年纪尚幼的孩子;我的侄女艾米(Amy)和侄子托马斯(Thomas)也让我牢记着写这本书的一个可能更为深刻的动机。因为是艾米和托马斯他们那一代而不是我这一代,将完全承受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后果,处于危险之中的是他们的将来。我希望这本书能为保护他们的将来作出一些贡献,无论多么绵薄,无论多么微不足道。